



残败破旧的胡同里传来一个女人凄厉的哭声，瞬间打破了这深巷的宁静。

“宝妈，月琴，建国，美丽又不見啦，快出来帮我找找她啊。”

“美丽啊！美丽啊！你到底在哪儿啊？求你别躲了好吗？”

“美丽啊！你才从医院出来，你身体还很虚弱，你不能这样跑啊，你这样会伤了自己啊。妈求求你了，你快出来好吗？妈答应你，再也不锁你，再也不关你了……美丽啊！你快点出来啊……妈求求你了……”

伴随着一声声狗叫，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多，很快，同样的呼喊声此起彼伏：“美丽！白美丽！快出来！”

杨米蝶身上披着一块漆黑的破布，躲在一个背光的拐角处。这里堆放着收回来的破旧木板，刚好遮住了她的身影。

她望着不远处一根老旧的电线杆，上面挂着一盏惨白的路灯，微弱的灯光在黑夜中一闪一闪，堪比幽灵的灯火。她观察过，这盏灯就是这个难民窟巷口的标志，只要出了这里，向右拐就是喧闹的马路。

“美丽……妈求求你，快出来啊！”刘月娥的声音越来越近，再不走，就真的走不掉了。

刚下过一场雷阵雨，坑洼不平的水泥地上积满了雨水。她将黑色的破布裹紧，踩着泥泞的雨水冲着巷口的方向拼命奔跑。

“美丽妈，美丽在那边！”

上学的时候百米冲刺也许都没有像现在跑得这样快，这不是比赛，这也不是毕业考试，对她来说这就是生死逃亡。只要跑出这里，她就自由了，再

也不会被人当神经病一样地关起来。

她不叫白美丽，她是杨米蝶，真正的杨米蝶，她没有神经病！

终于冲到了马路上，她看着一盏盏明亮的路灯曲折蜿蜒，伸向远方，一辆辆车子在夜路上急驰，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刚巧有一辆出租车经过，她顺利拦下：“师傅，臻美整形医院，请快开车！”她紧紧地捏着手中的一百多块钱，这是刘月娥放在床头柜上的钱，被她悄悄地藏了起来。

看着刘月娥一行人越来越远的身影，她真是要喜极而泣。

终于逃出这个该死的难民窟了，终于自由了，终于摆脱了这些人……

来到臻美整形医院，杨米蝶依旧不敢懈怠，一个不小心，就跟在那个难民窟一样，她随时都可能被捉回精神病院锁起来。

她小心翼翼地摸进住院部，这里的结构她已经十分熟悉，只要顺利地找到那个该死的医生赵衡成就行了。值班表上的挂牌，今天刚好有他，墙上的钟已经指向晚上 21 点 30 分，她要赶在她被发现之前尽快找到他。

整个病区内静悄悄的，只有护士站的两个小护士在小声地交谈。

“今晚能跟赵医生一起值班，真的好幸福。刚才他说话的样子实在是太帅了。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像他这么温柔儒雅的男人，他的笑容就像是阳春三月里娇艳芬芳的花儿一样，那么令人沉醉，叫人着迷……”

“嗯嗯嗯！说得好！不能再赞！”

“哎？你说赵医生有女朋友吗？”

“据说没有。不然来咱们这里整容的病人哪会这么多啊，好多都是为了来邂逅赵医生的。”

“哎？你说赵医生会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漂亮的？身材好的？”

“拜托！赵医生哪有这么俗。你别忘了，咱们这里可是整形医院，要漂亮就能‘变’漂亮，要身材好就能‘变’身材好，只要咔嚓几刀就好。”

“也对，赵医生每天面对那么多变漂亮的病人，估计也该审美疲劳了，那我们有希望了。”

“拜托，说自己丑可以，但请别拉我下水好吗？”

杨米蝶躲在一边听着两个小护士暗自花痴，不由得嘴角抽搐。

什么温柔儒雅，什么像阳春三月里娇艳芬芳的花儿，那家伙是花妖吗？会吐蕊吗？她也是外貌协会的，但是也要分人的好吗，迷恋赵衡成那个坏心

的家伙，简直就是人生灾难。这年头长得帅能当饭吃吗？尤其像他这样一个拿着屠刀的整形医生，迷恋的下场，说不准早晚就被他屠宰了。

她一边唾弃着赵衡成，一边从另一个方向绕过护士站，找到医生办公室。

医生办公室里灯火通明，赵衡成正对着电脑记录着什么。终于找到这个杀千刀的家伙！她想冲进去，掐着他的脖子说“赵衡成你这个王八蛋，还我的脸来”，但是这个念头只在脑中闪过两秒，便被她否决。因为这样很快就会惊动这里的所有护士和病人，那她一定又会被当成精神病患者送进精神病院。

她缩回了脚，看到旁边医生值班室的门微掩。对了，不管怎么样，他一定会进值班室休息的。

她裹着黑色的破布，推开值班室的门，探了探头，里面没有人。她顺利地钻进去，静静地等待着赵衡成。她要瓮中捉鳖！今天不是她死就是他亡。

正在写出院小结的赵衡成猛地抬起头看向门口，似乎刚才有一道黑影飘过。他思忖着，起身走向门外，过道里一个人影也没有。

也许是今天累了一天，他眼花。

回到办公桌前，敲下最后一行字，他便回到休息室，准备沐浴休息。

杨米蝶躲在窗帘后，本想扑上去掐死他，谁知他一进门便上了锁，开始脱衣服。她瞄着他光洁健硕的后背，忍不住嘴角抽了一下。这货难不成要洗澡？好，她就等他脱光了洗干净了，再扑上去咬死他。

里间浴室里响起了哗哗的水声，杨米蝶从窗帘后迅速窜了出来，背靠墙立在浴室的门口。

约莫十分钟后，赵衡成裹着一件浴巾走出来，并没有留意到靠在门口的杨米蝶。

他正准备换衣服，杨米蝶忽然冲上去反勒住他的脖子，咬着牙压低了嗓音骂道：“赵衡成！你这个强奸犯！公报私仇，故意把我的脸整成别人的脸。你还我的脸来！”

突然受到惊吓的赵衡成一听到熟悉的“强奸犯”三个字，眉心顿时拧在一起。这个世界上会这么叫他的只有白美丽那个疯子。这个女人不是被送去精神病院了吗？怎么又跑了出来危害社会？这个女人老是这样纠缠着他，到底想干什么？！

“白美丽，我已经跟你解释过很多次，你的手术单上有你的家属签字确认，合情合理合法。完全不知道你究竟在闹什么！如果你今天忘了吃药，我

帮你叫精神科的刘主任。”他手术刀下的病人成千上万，不论手术复杂与否，没有一个病人对他的职业技术能力不满意，这个女人却是个例外。经过手术之后，她拥有了几乎所有女人都羡慕嫉妒恨的漂亮脸蛋，不知道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一直嚷着他公报私仇，说这不是她的脸，说他故意将她的脸整成别人的脸，要他还她原来的脸。若不是因为她是他的病人，他根本不可能认识她，更谈不上什么公报私仇。术后的那张脸也是得到家属签字确认之后，他才进行的手术。这个女人完全是无理取闹！

“刘月娥根本就不是我家属！你知不知道你害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有家不能回？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受人指使，收了什么好处，故意把我的脸换成这张脸？”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这张脸，不知道多少女人梦寐以求，你竟然嫌弃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是不是太过矫情？如果你真看到你之前的那张脸，你绝对不会想要，因为那才叫作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虽然他不知道她以前长什么样子，但是若是真要还原她被推来时那张惨不忍睹血肉模糊的脸，她可能会比现在叫得还要凶。

“你放屁！我原来就算没有现在这么……这么风骚，但也是美貌如花。就算老了，那也一样是自然美！Babyface 你懂不懂？”她绝不会承认这张脸比自己的脸漂亮，“什么狗屁整形，你根本就是造假！”

最引以为傲的职业被羞辱，这是赵衡成所不能忍的。

以往经常会有病人纠缠他，但是像白美丽这样会直接攻击他的病人倒是第一个。因为这位病人不正常，出于医德，他不能太过刺激她。他努力保持冷静，道：“如果你觉得是医患纠纷，你就去投诉我，别老这样纠缠不休。”

杨米蝶的脑子一下子短路，如果她能去投诉，她还要这样纠缠他吗？除非她不想活了。

“白美丽，我数三声，请你放手！”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叫白美丽！不叫白美丽！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杨米蝶用力地收紧胳膊。该死的！这个男人长这么高！她已经踮高了脚，简直要像个猴子挂在他的背上。

“那你叫什么？”平日里面对病人脾气再好的他，此时此刻也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个叫作白美丽的女人温柔浅笑，他在极力地克制自己。

“我叫杨米蝶！”

“雅蠃蝶？！”赵衡成忍不住失笑。这个女人真是疯了！

“这个绰号不要乱叫！”

赵衡成的耐心在一点点消失，他伸出手抓住了杨米蝶的手腕，轻轻的一个动作，他便将她摔在了面前的床上。

杨米蝶顾不上被拉扯得很痛的手臂，伸手便用力地扯下裹在他身上的浴巾，掩藏在浴巾下面的健硕腹肌、人鱼线以及……全部一览无遗。

“你真是个疯子！”额上的青筋暴露，他简直忍无可忍，赤红着一双眼，恨不得掐死面前这个女人。他咬牙切齿地拿起手机准备报警。

“我再说一次，我从头至尾都没有疯！是你们非要说我疯了！你有种就叫人进来！”杨米蝶从床上跳起来，将赵衡成的衣服和浴巾都摔在地上，用两只踩着泥泞雨水一路跑来的鞋子在上面用力地踩踩踩。

只要他一喊，她一定又会被当成精神病患者捉走。她知道她拿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也只有这样，才能逼他就范。她就赌他不敢光溜溜地叫人进来。

“白美丽，如果你是另辟蹊径想引起我的注意，你成功了！如果你今晚跑来就是想看我赤身裸体什么样，好！你要看，满足你！”赵衡成转过身来，没有一丝害羞，有的只是愤怒。反正已经这样了，与一个神经病的女人谈羞耻，完全没有什么羞耻可言。

虽然杨米蝶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可是当赵衡成真的什么都无所谓，就这样光着身子站在她的面前，她几近崩溃。

“赵衡成……你真是个变态！你有露阴癖吗？！”杨米蝶捂着眼睛不敢看他。

“我变态？！是谁先扒了我的浴巾？！”面对杨米蝶这种反应，赵衡成不可思议地冷笑，很快他敛了笑容，带着丝丝怒气瞪向杨米蝶，“我差点忘了，你有臆想症！”

“姓赵的，我再说一次，我没有臆想症，我不是神经病！我千方百计这么辛苦地来找你，只是想求证一件事。”视线范围内总是一片肉色，杨米蝶感觉自己快要长针眼，于是顿住，将地上被她踩脏的衣服捡起来，递到赵衡成的面前，“对不起，你要是没有衣服，先把这个……穿上吧。”

赵衡成恼怒地一把打落她手中的衣服，走向衣柜，从中拿出一套新的衣服穿上。

他背对着她说：“白美丽，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马上给我出去。这一次我可以放过你，我不会报警，也不会通知脑科医院和你的家属。”

“赵衡成，你听我说……”杨米蝶急了，如果错过这次机会，她也许永

远都要成为”白美丽”，永无翻身之日。

“我不想听你说！请你立刻、马上出去，离开医院，以后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否则我马上叫人。你是想进警局，还是想再次被抓去脑科医院？”赵衡成坚决地说。

悲伤的泪水在刹那间从眼底涌了上来，溢出眼角，杨米蝶十分难过地说：“赵衡成，你还记得在湖滨假日酒店 1817 房间，你差一点被一个叫缪可儿的女人用药迷奸的事吗？在那个房间里，你差点强……强了另一个女孩……”

赵衡成背部僵硬，慢慢转过身来，有些难以置信地瞪着杨米蝶：“你到底是谁？！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因为她正在述说的是一年半前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那是一件他一辈子都不想再提及的非常丢人的事情。他不知道这个叫白美丽的病人从何得知那件事。

“因为我不是白美丽，我是杨米蝶，就是那天差点被你强的……那个女孩。”

“杨米蝶？”

杨米蝶以为他想起来了，激动地说：“对！木易杨，大米的米，蝴蝶的蝶。”

赵衡成却冷冷地说：“白美丽，如果你觉得这是从某些途径知道这件事而想用来缠着我的新花样，我想你白费心机了。我再说最后一次，请你马上离开，不然我就喊人了。一！二……”

“后来你们医院在商场里面搞活动，你被一个病人纠缠，我又……不不不，你耻骨上方一寸的地方有颗小小的黑痣，你仔细看。我真的没有骗你！”她指着他的下面说。

“三！”他转身走向门口，用力打开门。

“不要叫人，我自己会走……”杨米蝶咬着牙，抓起来时披着的黑色破布，迅速地逃离了这间休息室。

赵衡成站在休息室的门口，脑子里忽然一片糢糊，一时间不知道要做什么。他的脑海里一直充斥着那个疯女人说的一句话：“你耻骨上方一寸的地方有颗小小的黑痣，你仔细看。”

他下意识地低头，看着面料优良裁剪精细的休闲裤，有些不可思议。

他是被那个疯女人传染了吧，所以才有病地想要证实自己耻骨上方有没有一个小小的黑痣吧。

该死的疯女人！



赵衡成……

还记得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杨米蝶人生中的那一天，她正百无聊赖地在办公桌前折着纸飞机，突然接到了死党姜芝雅的电话，让她精神陡然一震。

“米蝶，看手机！”电话里，姜芝雅的声音充斥着愤怒、不甘以及一丝失去理智后的歇斯底里。

手机屏幕上是一张张女人自拍的画面，这个女人她见过，是姜芝雅的同事。起初她没有发觉有什么不对，但看到姜芝雅的同事身后正在亲吻的一对男女时，她的手不禁抖了一下。竟然是姜芝雅的男朋友程俊伟和一个陌生女人拥抱、亲吻、牵手的画面。

直到照片的最后一张，杨米蝶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一切。她一直认为，即使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全劈腿了，只有一个男人不会，那一定是程俊伟。她从未见过像程俊伟这样如此在意姜芝雅和黏糊姜芝雅的男人。

她立即给姜芝雅回拨电话。

“是姐妹的，马上陪我去捉奸。你现在什么都不要问，只管来陪我就好了。”

姜芝雅的声音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凭“捉奸”二字，杨米蝶已经预感到那场即将到来的特大号暴风雨。她的脑袋有些打结，今天刚被老爸架到公司来上班，她已经无聊地折了一上午的纸飞机，若是这会儿偷偷溜走，被老爸抓住铁定又少不了一顿训斥。可是死党有难，她这个做死党的就该两肋插刀。

“奸夫淫妇在哪儿？”

“湖滨假日酒店。”

“湖……湖滨假日酒店？！”杨米蝶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对，我现在就在你家酒店大堂。今天我收到消息，这对狗男女来这里开房。我刚开了个房间，1815，奸夫和淫妇在1817，所以我今天就是来捉奸的。”

杨米蝶连忙出声阻止：“姜子牙，你别冲动！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能不能别在我家酒店闹事？我陪你去停车场堵这对奸夫淫妇？”

“雅蠃蝶，你别拦我，事后我一定会向叔叔赔礼道歉，但是我今天要是不撕了这对奸夫淫妇，我姜芝雅三个字倒过来写！”姜芝雅咬牙切齿地说。

“姜子牙，你别乱来啊！我马上过来！”她挂了电话，踩着满地的纸飞机跑出办公室。

秘书 Sue 一见到这位大小姐，立即说：“杨先生说了，不到吃饭时间你不可以出来。”

“我现在饿了，我要去吃饭。”她推开秘书 Sue，一路向楼下客房狂奔。

程俊伟那个王八蛋怎么开房开到她家酒店来了？是算准了她跟姜芝雅是死党，出了事姜芝雅不敢闹吗？但是今天听芝雅的口气，完全一副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哎妈呀！依姜芝雅的火暴脾气，这要是真闹起来，那可不得了。她得赶快去阻止。

杨米蝶冲到 18 楼客房部时，刚好看见姜芝雅换上了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一身酒店服务员的服装，敲着其中一间客房：“你好，客房服务。”

杨米蝶看到客房门打开，姜芝雅走了进去，一拍脑门，心想：完了！

她快步冲到客房门前，就听到套房卧室里面隐隐约约传来一声尖叫：

“你是谁？！”

接着姜芝雅的声音响起：“贱货！让你勾引我老公！”

杨米蝶迅速把门关上，冲进卧室内看到两个女人互相揪着长发厮打在一块。穿着酒店服务员工作服的是姜芝雅，另一个女人身上裹着浴袍，毫无疑问是小三。

“姜子牙！”杨米蝶叫着，可是厮打中的两个女人完全听不到她的声音。

“你这个疯女人是谁呀？我成哥哥怎么会是你这种丑女人的老公？”

“程哥哥？叫得可真是亲热！不要脸的小三，敢说老娘丑？！看老娘今天不撕了你！”

杨米蝶看着混乱的现场，崩溃地抓着头发。

床上的男人侧着身子，一动不动。

这个程俊伟，自己老婆和小三都打成这样了，他竟然还能睡得着。



她不能放任姜芝雅这样下去，她摸出手机准备打个电话让楼层经理过来，总之不能把事情闹得太大。虽然闹到老爸那儿去事也不小，但是如果闹得湖滨假日上了新闻头条名誉扫地，那她被削几层皮都顶不住了。

“米蝶，你站在那儿干吗？过来帮我把这个贱人的衣服扒了，给她拍照挂网上。”姜芝雅可不是一般的女人，一边厮打着，一边还能伸手掀了床上的被子。可是掀了一半又被那个女人占了上风，挨了一巴掌，惨叫一声。

杨米蝶见姜芝雅落了下风，连忙挂了电话过去帮忙，谁料那个女人的力道真大，一脚将杨米蝶踹得跌倒在床上。

她哀号着被踹得很痛的腰，忽然手下光滑的触感让她猛地心头一紧。她定睛一看，自己正趴在一个男性的裸体上，双手正扒着他那双光溜溜的大腿，而她的脸正对着一个属于男性特有的昂扬大物。

她扒着大腿的双手一颤，那玩意在她眼前忽然一动，她想要放声尖叫，声音卡在喉咙里根本发不出来。她惊恐地抬头看向床头，一个陌生英俊的男人脸庞映入眼帘。

等……等一下！为什么不是程俊伟？！

而是一个完完全全陌生的男人？！

这个男人的眼神有些涣散，不像是个神志正常的人，但是丝毫不影响他俊美的容颜。忽然，他盯着她的目光发直，就像一只饥饿的苍蝇发现了烂腿……

“芝……芝雅……”她想喊芝雅住手，抓错奸，打错人了。可是才喊了两个字，她就被这个陌生的男人推倒压在床上。

来不及反应，他的唇重重地堵上她的，让她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浑身皮肤滚烫，像火烧似的烫灼着她的皮肤。他的吻粗暴而用力，她简直快要被他吻得窒息。

这个神经病的男人搞什么呀？！居然当众非礼她！像个疯子一样吸吮着她的嘴唇！她伸手想要推开这个男人，可是他的力道很大，一只手紧紧箍着她，另一只手却伸向她的衣裙里，用力扯开她的内裤，探向她的私密之处……

她惊恐地瞪大了眼，这男人该不是想要强暴她吧？

她拼尽了力气开始挣扎，双手用力地拍打着这个男人后背。指甲掐、脚踹，她几乎使出所有攻击技能。或许感到疼痛，那个男人不再吻她，伸回手紧紧地抱着她，将脸埋在她的颈间，声音极度痛苦地喘息着：“别动……”

她僵直身体，他沙哑低沉的嗓音让她的脑袋空白了两秒。她是猪吗？他叫她别动，她就不动了吗？他在强暴她呀！

“芝雅！芝雅！芝雅……”她声嘶力竭地叫着姜芝雅，可是姜芝雅和那个女人在地板上打得难分难舍，根本听不到她的呼唤。

“你……给我走……”男人艰难地撑起上半身。

被他这样抵着叫她怎么走？明明就是想要强暴她！

她用力地推了推他，谁知这一推，不仅没将他推开，他的身体一软，直接又趴在她的身上。他的双目变得赤红，呼吸变得粗重，一下子撕开她的衬衫。

疯了！这个男人是被人下了催情药吗？！她忍无可忍，看着床头柜上的台灯，伸手费力地够过来，对压在她身上的男人的头猛力地一敲。

他涣散的眼神终于有了一丝变化，像是庆幸，但是也带着恼羞与愤怒，瞪了她一眼便昏倒在她的身上。她将手中的台灯用力地砸对面的玻璃装饰墙壁，玻璃破裂的声音终于惊醒了一直在混战中的两个女人。

姜芝雅抬起头，这才发现一个陌生的男人光着身子趴在米蝶的身上，鲜血正从他的头里一滴一滴向外渗。她立即放开身下的女人，将那个陌生的男人从米蝶的身上推开。

终于摆脱束缚，杨米蝶跳下床，拉着被撕坏的衣服，气愤地看着姜芝雅，吼道：“姜子牙，你找的什么私家侦探社？！老娘差点被他……”“强暴”两个字简直难以启齿！

看着床上的陌生男人，姜芝雅一阵瑟缩，她也没有想到会抓错奸啊。

被姜芝雅打得鼻青脸肿的年轻漂亮的女人也终于从地上爬起来，看到赵衡成头破血流，昏迷不醒，立即扑过去：“成哥哥，你醒醒！”

杨米蝶犹豫着要不要打120叫救护车，忽然这个女人冲出房间，站在走道上放声大叫：“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

杨米蝶和姜芝雅傻了眼，追出去想把那个年轻的女人拖进来，但是为时已晚，客房里的客人们纷纷打开门走出来，七嘴八舌议论开来。

吵闹的人群之中，杨米蝶忽然看见未婚夫庄智东和一个长相妩媚的女人从过道的尽头走出来。她知道那里除了一间客房什么都没有，女人脸上的微笑和庄智东小心翼翼的神情让被围困的杨米蝶变得怒不可遏。

“庄智东！”

庄智东听到这一声熟悉的声音，回头看到杨米蝶，当下惊住，神情复杂，想走过来解释什么，却被那个女人拉进了电梯里。杨米蝶想要追过去，可是

被客人团团围住，眼睁睁地看着那对奸夫淫妇从眼皮底下溜走。

派出所的调解室里，杨米蝶和姜芝雅被当值的警察小哥训斥，两个人大气不敢出。

药力退去，被打破头的赵衡成头上缠着绷带，坐在杨米蝶的正对面，一言不发，一张俊脸阴暗得可怕。

“我要这两个神经病女人赔钱。我这张脸是才花了好几十万做好的，现在被她们打破，我短期内要怎么见人？”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年轻漂亮女人叫繆可儿。

杨米蝶在心中不屑地冷嗤：原来是个假人，难怪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明明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女人偏偏要闹到派出所来。害她这个一等良民像个通缉犯一样被警察叔叔抓走，简直不能忍！

“手术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一共加起来她们至少得赔我一百万。”

姜芝雅一听跳了起来，说：“赔一百万？你抢钱啊？你把我脸也抓伤了，头发抓掉好多，你准备赔多少营养费和精神损失费给我？”

“喂！你要搞清楚，我们俩在房间里好好的，是你们两个人冒充酒店服务员闯进来，不分青红皂白揪着我就打。不仅把我打成这样，还把我成哥哥也打伤了。”

“哈？真的是好好的吗？警察大哥，你可以问问旁边这位男士，是不是这个女人对他下了药？如果不是我们闯进去，你们到时候说不定还要费事破一桩迷奸案。而他，杨米蝶指着赵衡成，“意图强暴我！”

被他压在身上，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她不仅被他亲了，甚至全身上下都被他摸遍了，差点就要失身。想想就窝火，要不是因为他被人下了药身不由己，她当时恨不得打断他坚硬高耸的命根。

赵衡成的双眉紧蹙，薄唇紧抿，一双黑眸紧紧地盯着杨米蝶。

杨米蝶回瞪他，说：“你看什么看？难道我说错了吗？我为什么打破你的头，你心知肚明。你应该感谢我，没有我，你就被人家迷奸了！”

赵衡成拧着眉心，忍着额头的痛说：“那我现在有告你打伤我吗？”

杨米蝶见他一副他完全没有错都怪她多事的模样，气不打一处来，说：“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真是一点都不识好歹，不感谢本大小姐救你的贞操就算了，竟然是这样反咬的态度！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你告，而是本大小姐要告你强奸。警察大哥，我要告他强奸！”

缪可儿一听，激动地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成哥哥要强奸你？！”

杨米蝶指着自已大衣里面被撕坏的衬衫，说：“这是物证，我朋友是人证！”

“你要敢告我成哥哥，我就告你们，你们要赔我的脸。还有你们酒店，随意放人进出客房，我要告到你们酒店关门。”

“你敢！”杨米蝶拍着桌子站起来。

一下子，三个女人又吵开了。

秘书 Sue 被杨先生派来代表酒店处理这件事，坐在一旁完全插不上话。这个大小姐真是让人头痛！

“你们冷静一点，别吵了！”警察小哥被三个女人包围，吵得头都快炸了。俗话说得好，一个女人顶五百只鸭子，这三个女人就是一千五百只鸭子。赵衡成终于忍受不了这一场争吵，他怒吼一声：“你们吵够了没有？！”这一声怒吼总算让三个女人安静下来。

他目光锐利地看向缪可儿，冷冷地说：“你是不是想我告你迷奸？”

缪可儿吓得直哆嗦，说：“成哥哥，我不是故意的……千万别……”

“不想就从现在开始给我乖乖闭嘴。”

赵衡成的威胁果然奏效，缪可儿乖乖地坐在椅子上，再不敢多说半句。

赵衡成一脸平静地对警察小哥说：“我的头被打破的事，我愿这么算了。至于这位杨小姐，若想告我强奸，那就直接走法律程序。”

他拧着眉心，一双如墨的黑眸不经意盯了一眼杨米蝶，杨米蝶被他盯得莫名觉得一阵心虚。明明受委屈的人是她。

最终调解结果，杨米蝶和姜芝雅赔付赵衡成和缪可儿医药费及合理的营养费。湖滨假日酒店免费提供总统套房服务半个月。

一笔糊涂账这么了结，杨米蝶回到酒店免不了被杨先生狠狠地骂了一通，就差没有顶着锅盖游城一周。杨先生甚至还要她和姜芝雅断绝往来，她觉得父亲这个要求太无理了，两个人又是一通争执，不欢而散。

杨米蝶觉得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再遇见赵衡成这个“强奸犯”，可是命运就是这么玄妙，第二次的相遇，更加坚定了她应该折断赵衡成小弟弟的念头。



姜芝雅婚姻陷入僵局，杨米蝶却步入她的捉奸后尘。

虽然闹了那么个大乌龙，但是通过抓错奸这件事，杨米蝶确认了另一件事，就是庄智东这个表面看起来很专一的男人，原来背地里也是只偷腥的猫。而那条长发妩媚、身姿妖娆、狡猾如狐狸般的“鱼”，叫作白美丽。

白美丽？当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杨米蝶不禁想：这父母给自己女儿起名，究竟想她美还是不想她美呢？

“白美丽，胸围 70D……”

70D！杨米蝶本能地比较了一下自己的胸，她一直引以为傲的 70C，虽然小一号，但是不大不小刚刚好，不用挤沟也挺深的。那 70D 究竟得有多大？受地心引力要下垂了吧？大了不起吗？是打算去做奶牛吗？哎？这家侦探社可真敬业，这种数据为什么也要给她看？明明他们在姜芝雅捉奸上显得极其不靠谱。

“……高中未毕业，高三辍学后做过酒吧服务生……”

根据资料显示，庄智东与白美丽曾是初中同学，两人在酒吧里意外相遇，庄智东刚好英雄救美，替遇到客人骚扰的白美丽解了围。

杨米蝶看着手中一张张白美丽与不同男人亲密交往的照片，一脸厌恶，眉心下意识拢在一起。当翻到最后一张，她的手顿时有些颤抖。

姜芝雅眼尖地指着照片上面的时间，说：“看时间，这不是平安夜吗？你不是跟我说平安夜他跟你一起去教堂了吗？”

“这是在他送我回家之后。”

“打时间差啊！真是个贱人！妥妥的证据，你打算怎么办？”

她沉默。

姜芝雅又说：“这两人背着你都这样了，你还不退婚？你该不是想当圣母白莲花，找各种理由麻痹自己原谅这对奸夫淫妇吧？”

“怎么可能？！我会退婚的，但没有想的那么容易。”

事情只有轮到自己的头上，才会有感觉。先前陪姜芝雅捉奸，她愤怒的点只是刚刚起了个头。若是没有看到这两人接吻的照片，她的愤怒也完全没有像现在这样爆棚。虽然她也爱玩，喜欢对着各种各样的帅哥发花痴，甚至被整个家族打上玩物丧志的标签，但是她是个精神和肉体都有洁癖的人。就算两人之间的爱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轰轰烈烈，就算他再渣，那也是贴了她杨米蝶专属标签的男人，绝对不允许被另一个女人触碰玷污。

她会和庄智东解除婚约，但是单凭这张照片肯定不行，她必须要捉奸在床。还有这个叫白美丽的贱人，她也绝对不能放过，她要封杀她。混迹各大夜场是吗？她会让她从此混不下去。

她用力捏扁手中的饮料罐，说：“走！陪老娘去血拼，我要买一打LV家的编织袋回来装那个贱男的尸块！”

女人的心情，三分天注定，七分靠 Shopping！爱拼才会有好心情！

她也知道女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去血拼是个坏习惯，但是除了这个方法，还能找到更有效、更快速、更能让自己 Happy 的方法吗？

没一会儿两人手中就大包小包，从头到脚全都买齐了。

她和姜芝雅两人累瘫了似的找了个休息椅坐了下来。忽然，一个女人像疯了一样从杨米蝶的面前跑过，将她放在地上的纸袋踢翻。

“喂！你这个人……”

她来不及拉住那个冒失的女人，只见那个女人一路杀进对面的人群里，直接扑在一个男人的身上，哭喊着说：“衡成，为了你我已整成这样了，你为什么还是不看我一眼？我求求你别不理我，别抛弃我，我真的受不了……”

那个被抱住的男人费力地将这个女人从身前拉开，说：“张小姐，请你冷静一些。”

杨米蝶看过去，正前方围着好多女人，是一家臻美整形医院正在做现场咨询，而被扑住的是一名穿着白大褂的男医生。这一扑，她的目光成功被这对男女吸引。她仔细看着那个被扑住的男医生，身形修长而挺拔，颜值绝对爆表，是她喜欢的帅哥类型。

轮廓分明的线条，立体深邃的五官，漂亮的深褐色眼眸中透着不容忽视的坚毅沉稳，就连细小的挑眉动作也显得他是那么与众不同。

如果问这世上什么样的制服最好看，此时此刻，杨米蝶一定会觉得是医生的白大褂。明明是世界上最没有款型最没有色彩的制服，穿在这个帅哥医生的身上，却衬得他的好身材足以媲美T台上的模特，令他身后同样穿着白大褂的两位男医生在瞬间黯然失色。

不仅是众多等待咨询的女人一个个露出花痴般的表情，就连杨米蝶也看痴了。她忽然挑眉，瞬间清醒过来。

等一下！为什么这个男人看着这么眼熟？！她想起来了，这个男人不是一个多月前在酒店里差点那个啥她的人吗？上次在酒店被女人下药，这次又被一个女人当众纠缠，为什么长得好看的男人都喜欢脚踏几条船？就是因为自身条件很好吗？

“衡成，我真的不能没有你，求求你不要对我这么冷淡，求求你多看我一眼好吗？”

本来整容咨询的人就很多，那个女人抱着赵衡成这么又哭又闹，一下子又围来了好多人。

因为医院在市中心做整形现场咨询活动，赵衡成身为全院最帅气最迷人的整形医生，被迫前来免费讲解。本来被一堆女人围着已经让他很头痛，谁知道又来了个精神不正常的病人，见着他就扑。

赵衡成身为整形医生，自身条件很棒，能力又强，被各种病人爱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这位病人真的有些特殊。她因为容貌问题，被前男友抛弃，当初找他整形的时候，他并没有发觉她精神异常。住院期间，她莫名地就喜欢上他，将他当成自己的男友，不仅每天送花给他，还给他做饭，甚至还要扒了他身上的衣服为他洗衣。被他拒绝之后，她彻底发病，被送进了隔壁的脑科医院。他以为彻底安静了，谁知她今天又杀了出来。

身为医生，他有职业素养，就算再怎么难堪，他一定会以安抚病人的情绪为第一位。

他礼貌地将这位病人再次从身上拉开，温柔地说：“张小姐，请你别激动，你先回医院好吗？等这里的活动一结束，我就去看你好吗？”

这位张小姐完全听不进去，直接哭：“你骗人！我在那里那么多天，你从来不来看我，你今天也不会去看我。如果你今天不当众表示你爱我，我是不会走的。”

赵衡成捏了捏眉心，刚想再次劝导，忽然听到人群里传来一个女声：“这位小姐，你长得这么漂亮，干吗这么想不开？这种脚踩几条船的男人有什么好留恋的？天底下比他好的男人多了去了。”

本来场面已经混乱又难堪，这会儿又多出一个人来没事挑事，无疑是火上浇油。他抬眸看向人群，究竟是哪位“好心人”这么热情地替他“解围”。当目光锁住杨米蝶的时候，他下意识暗叹了口气，真是冤家路窄。

站在杨米蝶身旁的姜芝雅说：“这个人是个强奸犯！赶紧离开他吧。”

这话一出，人群立即发出一声惊叹，就连那位不停哭诉的女人也停止了哭泣，难以置信地看着她们。

杨米蝶拧着眉心看向姜芝雅。

姜芝雅继续说：“我说的是实话。这个人在酒店里涉嫌强暴人家小姑娘被警察抓了，后来因为证据不足，警察最后不得不放了他。你说是不是？”

姜芝雅用胳膊捅了捅有些发怔的杨米蝶。

“是的，没错。”杨米蝶尴尬地点头，只是不明白姜芝雅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提到那件事。

姜芝雅看出来她的犹豫，低声在她的耳畔说：“上次你在酒店里吃了那么个大闷亏，这家伙态度那么傲慢，今天这里人这么多，当然不能这么放过他。”

人群再一次发出惊叹的声音，纷纷质疑地看向赵衡成。如今变态的确太多了，何况又是个整形医生，极有可能呀。

那位病女人好奇地问杨米蝶：“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另一位看似医院广告的组织者站出来说：“两位小姐，请不要随意污蔑我们赵医生。你这样说话有损我院和我院医生的名誉，我们可以告你诽谤。”

杨米蝶思忖着姜芝雅的话，觉得也有些道理，反驳说：“我们没有乱说话，我们说的全部都是真的。”发生那种事情，上次在派出所里赵衡成不但没有跟她道歉，还一副傲慢无理的模样，仿佛她被他占便宜是她活该。当时在派出所，要不是有警察小哥在，她不能惹事，她是真恨不得撕了他。

女病人一听这样，偶像完美无瑕的形象顿时在心中被摧毁成渣，受不了刺激地尖叫着穿出人群，如来时一样，像一阵龙卷风一样离开。

“这位小姐，请问那个差点被强暴的‘人家小姑娘’是你吗？”赵衡成忽然走到她的面前站定，与她对视。

她一怔，脱口而出：“当然不是我！”



赵衡成冷笑一声，说：“既然不是你，那你们凭什么证明我就是强奸犯？”

杨米蝶只好说：“我是在派出所里看见的。”

赵衡成冷嗤：“是吗？派出所是你家开的，想进就进，想出就出，随随便便能听到一个案件？”

杨米蝶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刚想说话，便被他断去：“杨小姐，我很感谢你替我解围。但是如果是因为我之前拒绝你的示爱而致使你恼羞成怒，是我的错，我真诚地向你道歉。服务好每个病人是我身为医生的职责，但请你不要误会和产生错觉，那只是一个医生对病人的关心和爱护，并不是爱情。如果你还不能明白，我建议你去我们院隔壁的脑科医院精神科挂个号仔细检查一下，不要每天到我家门口来骚扰我。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介绍那里的专家朋友给你。”

三言两语，言辞之间无比真诚，赵衡成将整个局势完全改变。

围观的人开始唏嘘：原来这个女人也是个神经病啊！

杨米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所听到的。有没有搞错？！她才是受害者！自己居然在这个男人歪曲事实的强词夺理下，秒变成一个追求医生不成因爱成恨的神经病花痴！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喜欢你？我向你示爱？我天天去你家骚扰你？！姓赵的，你才是神经病吧！你才要去看心理医生！你这个强奸犯！”她真是快要疯了。

不知人群里谁脚长，刚好绊了她一脚，她一下子跌进了赵衡成的怀里。人群再一次发出感慨，这姑娘真的爱慕成痴！

赵衡成温柔地扶正她的身体，一脸浩然正气地说：“杨小姐，请自重。”

杨米蝶恼羞成怒地将买的衣袋全甩在他身上，说：“自重你妹啊！你这个强奸犯被人家下迷药，要不是我救你……”

“迷药？哎哟！这姑娘真是喜欢这位医生喜欢疯了，竟然对人下迷药。”

“是呀是呀，看着长得也蛮讨喜的，居然干这种事。”

“爱情原来这么伤呀！”

“我没有给他下迷药，是他被人下迷药，他……”无论杨米蝶说什么，人群早已听不见，一直发出唏嘘声，脑补各种情节，整个情势完全倒向赵衡成那边。

先前那位医院广告组织者又说：“这位小姐，请你不要污蔑我们院的赵医生。如果你再不走开，我就要叫保安来了。”